



雙影

葉鼎洛著

想起來似乎已經去得很遠了，算起來也不過是幾年之前，這就是我在奉天時，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

不必來說明是那一年，總之是這麼一年的春，我到奉天的某機關裏去做事。我未到奉天之前對於牠的推測，和已到奉天之後對於牠的感情都是很壞很壞的。在我頑固的成見中，似乎那一提起來雖則也頗有雄沈之感的塞外荒都，除了黃沙馬糞冰圍雪塊之外是一樣也沒有的。可是那時候

上海的社會正逼得我無路可走，既有那麼一個每月百數十元收入的機會，我便毅然決然捨棄了這個正在等待春之再來的江南都會，抱着一腔惜別的幽情，向北長征了。

初到那裏的時候，江南的朋友們——疊疊寄給我十來封信，不料半個月之後，大概因為義憤激昂的黨軍剛到上海，他們都有了意料之外的交際之故，誰也沒有一個字來了。這些平常都很和我合得來的朋友們，當然對於我已經沒有什麼希望，所以無須乎知道我的消息，而我，那時候確也不必他們幫助了，所以也不一定希望他們的安慰，於是這兩邊的好感情湊合起來，就彼此斷絕了音信，這也算不得一件大事，然而於我成為大事的，那出生以來從未感到的孤寂，却像釘一般的釘在我的腦門上了。

幸而是也正因為有了那孤寂之故，幾個禮拜之後，我在那孤寂的地方也尋到了一位照樣和我合得來的朋友。這位朋友叫做易彥波，在一個報館裏當編輯，住處離我那地方不過二里之遙。

第一次認得他的時候，看見他那長長的頭髮，瘦瘦的臉兒，就知道他是一個從事美術的。果不其然，一談之下，知道他是一個畫畫的人，全時又會做做小說，他既是這樣一個不是理智頭腦的人，所以和我這種又像傻又像聰明的大小孩子頗合得來，而且一合之後竟像前世因緣一般，感情一天一天的濃摯起來了。我本來也喜歡塗幾筆水彩畫，另外又愛做些新式打油詩，便常常到他那裏去討教。然而到底因為彼此的頭腦都不十分理知，師生的態度非但沒有做成，而狎昵的情形倒弄了出來，於是那無聊的消遣，便由此起頭了。

是一個寒冽的春夜，塞外的天際撒滿了寒星，地皮上泥雪交凍，錯雜得像大理石一般。我全平日一樣，走到他那地方去，看見他獨自一人躺在一張籐椅子上，朝着火爐呆呆地望着。看見我一去，便用腳蹬了一下道：

“喂，這每天的黃昏怎麼辦呀！我自從到了這個倒霉的地方，簡直要悶死了！”

“畫畫畫，做做小說，不是於你很有趣的嗎？”

我笑着說。

“唉，你真不知道，你以為能畫能做小說的人便不無聊了嗎？如果你會畫會做小說，怕真不高興去畫去做小說呢！”

“真是的，這奉天，委實也太枯燥了，簡直像一把乾柴！”

“乾柴！枯荊還會生花呢，簡直是沙漠！”

“然而也並非沙漠，姑娘是有的。”

“啊，啊，都是夜叉精，那能選得出幾個好的來呢！”

“這是你的成見太深了，未必盡是壞的，南市場有幾家頗幾個出色的哩！”

我這一句話却把他的興緻提起來了，只見他一抬腿便立起來：

“那末今晚不妨再去仔細看一看。”

“只要你去，我沒有不奉陪的。”

於是我們又當做了一件大事，便一起到南市場去了。

南市場何以會成南市場的？是因為相隔五里

之處還有一個北市場之故，這南市場與北市場都是妓館林立之所，說是‘妓業特別區’也是可以的。不過南市場又比北市場來得高等一點，一般嫖客中的貴族總到這南市場來，我們也免不了那種虛榮，所以不嫖則已，嫖則非南市場不可的。說來倒是‘藝術’得很，這南市場全體的組織，是許多妓樓重疊圍轉起來再四面八方通出幾條大路，佈置得好像八陣圖一般，在中間，是一片圍以花木的廣場，四盞大燈植立其中，和週圍妓樓上的電燈輝耀起來，在凜冽的寒夜，也能引起人的熱情的。

我們的馬車到這地方停了下來。究竟到那一家去呢？這於我們到成了一個問題。這地方我自從到了奉天，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的，所以各妓館裏面差不多都有熟識的姑娘。可是易廷波却有些‘從一而終’的皮氣，不像我那樣濫於取捨，我們在那圈子裏兜了一轉，我說不如到瀟湘館去罷。

“好的，瀟湘館，這名字倒也有趣得很，難道裏面有林黛玉嗎？”

他說着時那瀟湘館正燈火煌煌地立在我們的

前面。我們推開那玻璃的風門，走了進去。那裏面也有我一個認識的姑娘叫做燕紅，於是在那一個廣大的穹窿形的琉璃天篷底下，在茶壺（妓院中的伙計）幾聲高喊之中，我們便走上樓，到了十八號燕紅的屋裏。

“好啊，今天甚麼風吹得來的，這一向到那裏去了？”燕紅看見了我們，便做作地說。

“這兩天有點兒公事，要不然早就來了。”我說。

“甚麼公事私事的，怕我不知道呢，準是在那裏熱上好姑娘了！”

“你到別冤枉他，老爺的心眼兒是挺好的，天天惦着你呢。”易庭波笑着說。

說到燕紅這姑娘，在這裏也似乎不必怎樣來描寫她，如果一定要替她表白的話，那也不過是一個剪了頭髮，面孔圓圓，身材相稱，穿一件品紅雙絲葛旗袍的妓女罷了。她招待客人的方法十分不週到，往往有點在客人面前拏身分擺架子的意思。不過我一半也不在乎他們的親暱，一半又頗贊成她

們這種氣節，而且那房間也還合我意思，所以我自從招呼她之後，也來了好幾趟。頭一天去，伏侍她的那個老媽子華媽——是個四十來歲的小脚婦人——就說要我們老爺們捧捧場，但我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直到那天也沒有替她做過甚麼面子，至多多開幾個小賞罷了。

華媽聽說我們進來，也舉起她那山羊蹄子似的小脚走來了，做出那種和我們前世裏就認得似的歡喜哈哈笑道：

“哈哈，葉老爺貴忙哦！燕紅姑娘天天惦着你，天天哭着呢！”

“哈哈，難得難得，要是一個客人不來哭一遍，不知道要多少眼淚呢！”我也笑着說。

嫖妓院本是無聊中的有聊，所以許多的消遣還是要自己找出來。這樣夾七夾八地談着，我更叫她們拏大烟家私來，和易庭波躺到床上去燒大烟。約摸是點把鐘之後，燒完了大烟，我，易庭波，燕紅，華媽，四個人坐在牕口唱着清茶。我看看易庭波，他那種美術家的神氣，又從骨髓裏懶懶地露出

來了，一句話也不說，似乎在領會着什麼東西。

“燕紅。”我說，“這位易老爺是一位畫家，他能夠照着你們的面孔，畫出比你們還要漂亮的面孔來的，你要他替你畫一個像嗎？”

“真的嗎？可是我的面孔不漂亮，不配畫的。”

“你們還不知道呢，易老爺這樣一個能耐的人，到如今還沒有找到一個太太呢；天天悶坐在家裏。我說，‘這裏有許多姑娘，何不去挑選一個，’所以他今天纔同我來了。燕紅，你有沒有要好的姊妹，漂亮點兒的，替易老爺保個媒罷。”

“有是有的，可是漂亮我可不敢說，易老爺喜歡不喜歡也不敢包的。”

“不要緊不要緊，你自己這樣漂亮，保的媒決不會錯的。”

這樣燕紅就走出去了，不一刻功夫，她領了一個姑娘進來，說道：

“這是銀寶姑娘，易老爺自己看罷，中意不中意？”

那個銀寶姑娘立在她的後面。正像自己是一

種貨色，尙沒有知道主顧中意不中意的時候，帶着點羞澀的恐慌。我看着那個姑娘，微微地吃了一驚。我這吃驚也不是爲了她的好看，實在說這銀寶姑娘並沒有了不得的相貌，不過令我奇怪的是她身上不知何故帶着一股冷氣，這冷氣非但爲一般妓女所沒有，就是普通的女子也不容易有的，那種使人看了微微不安而竟有點不敢和她親暱的冷氣，我沒有方法可以把她描寫出來，如果馬虎一點來說，那末大概就是從前人所說的“冷若冷霜”的情形罷。

一面我是這樣看，心裏却不知道易庭波中意不中意。不過我的皮氣最怕使人家心裏不安，另外一方面，也深知易庭波很有些和我相同的地方，所以便自己做了主，說道：

“好，銀寶姑娘好極了，伺候這位易老爺，燕紅，叫他們拏碟子來罷。”

茶壺拏了一碟瓜子進來之後，於是乎就算招呼上銀寶姑娘了。

房裏新添了一個姑娘，談話的方向又多了一

點。不過從那談話上着眼，我知道銀寶不但身貌上有點冷氣，談話也是冷冰冰的，他的招待更比燕紅不如了。那情形，不單她自身來得沈鬱，並且會滅殺別人的興緻，極像一塊冰，放到房裏來之後，驟然使人減少心裏的熱度似的。可是有甚麼辦法呢？人的個性是不能動搖的。同時我們又不能相當財帛去買她們的歡心，又有甚麼方法去使她用快活起來呢？所以我們也只好強作歡笑，坐到差不多的時候出來了。

二

我和易庭波的交情一天深似一天，深得幾乎成爲知己了。於是我看出的外表雖則常常沈默，性格實在活潑談諧的，不過同時我總斷定他的心上曾經一定受過什麼創傷，所以有時他那活潑中帶着倔強，談諧中常常隱藏着諷刺的。自從那晚上回來之後，我常常和他談着一些荒唐的事情，由嫖的事情講到戀愛的事情，由妓女的研究談到一般女子的研究，於是便常常討論到男女問題了。在這種種話頭上，我看出他常常輕蔑女性，咒罵女

性，凡是提起女子時，他就發了些不近人情的怪議論，這種議論假使被女性聽到實在是承受不住的。然而我又看出他那種輕蔑和咒罵與其說是真的看不起女性，無甯說是一種變態的怨恨，是因為得不到女性的愛而生出來的一種反動罷了。

我和他到瀟湘館去的一晚天氣還寒冷得很，但是過了一個禮拜，大約已經是二月底了，那氣候忽然和暖了一點。有一晚是他到我那裏來，又照常提到妓院去的事情，並且他又特別提出瀟湘館老實說，有燕紅那種姑娘的瀟湘館，我真不大願意去，就是那銀寶，雖則頭一天看見她時我心裏在勉強恭維她是‘冷若冰霜’，可是我並沒有看見她的‘豔如桃李’，所以對於她的印象却是很壞的。不過易庭波既然那樣發起，這個無可無不可的我，便照樣和他去了。

然而這一次却是奇怪得很，彷彿許多事情真有鬼似的，我對於那銀寶姑娘的感覺忽然像心裏閃出金星來似的覺得她好起來了。第一是她那削瘦的身材在我眼中表現出花枝似的苗條，她那帶病

的面孔表現出月光似的蒼白，她那剪短而虬曲的頭髮，令我聯想到南畫裏的潑墨……總之她身上無論那一樣東西，團湊起來令我去想到大理石的彫刻，我簡直把她當做了一件美品，說明白一點，那一次我是一味在她那冰的裏面尋出許多不快意，這一次却拚命在這不快意中尋求出快感來了。甚而至於我對於易庭波也起了一點嫉妬的意思，我想是甚麼鬼令我叫他招呼她的呢？如果她不是他的姑娘時，那我不好把燕紅丟掉，重新去招呼銀寶姑娘嗎？

然而她那冰冷誠然還是冰冷，那峻峭的神氣實不能夠讓我們久坐下去，虧得旁邊還有一個燕紅，而在一個鐘頭之後，我們也終究只得出來了。

剛走出瀟湘館，我的心還戀戀於銀寶，便專一把話頭牽連到她的身上去：

“你看銀寶姑娘到底如何？你還中意嗎？”

“總是太冷了一點，用我們的道理來說，姑娘是不應該對待客人這般冷的。可是誰知道她對於別的客人不熱呢？總之是我門沒有方法使得她們

熱，又何在乎她們來熱呢！”易庭波彷彿慨然地說。

“不盡然，我看這‘冷’却是她的性格，到似乎不是出於做作的，也許越是冷的人才越有心志呢，你好好兒做上她，只要弄到熱，到或者是情深意切的。”

“但願如此，不過一到也滿不在乎。不要謂妓女，就是一般的女子又怎樣呢！一概而論，女子是最古怪的東西，同時也是最討厭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得到她們的好處，敵不過得到她們的壞處，真的可以和她們戀愛嗎？她們是想利用男子的，我們也把她們當做玩具來玩弄玩弄好了！”易庭波照樣說出這種侮蔑女性的話來了。

這樣說着，我們便沒精打采地回去了。

其中我有一個禮拜沒有到易庭波那裏去。不料是一個晚上，他又到我那地方來，一進門，便笑着說道：

“對不起得很，我瞞着你又同別的朋友到瀟湘館去了幾次，今特地來約你，再去罷。”

“還是那銀寶姑娘嗎？”

“是的，走罷，馬車等在外面呢。”

他那種高興的神氣，完全不是那晚上說挖苦話時的神氣，我想他一定在銀寶姑娘那裏得到甚麼好處了。然而我又斷定在銀寶那裏是不容易尋到好處的，那末莫非和我一樣，在她身上發見美點了罷？或者是他這種沈默的男子正和那冰冷的女子相投罷？或銀寶特別喜歡了他罷？世界上本來有許多事情不是我們這種細小腦袋中的所謂天才所可以了解的，我也沒有功夫去了解，便再和他到瀟湘館去。

真是有鬼似的這一次我對於她的感覺比上一次更好了。常常有人說，有許多不耐看的女子，第一次看來很好後來便慢慢地變為不好看，而有一種耐看的女子是越看越好看的，那末她大概算是看的女子吧？她已經漸漸地能夠使我迷惑了！不過我所看見的並不是普通所謂的嬌豔，却是她那冰冷之中的所謂‘冰清玉潔’（我沒有方法挑撰適當的形容詞，權且用了這個）之感，重新說一遍她令我想到大理石的彫刻，我把她擬做好手段做出來

的美術品了。我想：這是怎麼一會事？妓院裏怎麼跑出這樣的姑娘來了呢？既然是這樣的女子，怎麼會跑到妓院裏來的呢？怕是真像書上所說的那些賣身葬父的孝女吧？或者是爲了特殊的不幸而失足青樓的吧？這其間怕真有一段悲哀的歷史吧？

我心裏雖則這樣作種種的猜想，可是急切要用方法去證明我的假定却還是不可能，以她那樣的冷淡，除了平常的說笑以外，是不讓我們怎樣和她親近的。可喜的另一方面我那燕紅姑娘在最近已經掉到別家院子裏去了，這於我真像送掉了一件舊而討厭的衣服，我可以專一去鑑賞銀寶姑娘了，這種幸福的‘鑲邊’，確乎像在我的情緒中時時吹出春氣來似的。

因此那晚上我和易庭波回來的時候，我就儘量的替她吹噓起來，我勸他常到這瀟湘館去走走，可是他仍然保持着那種沈默鎮靜的神氣，不像我這個色情狂一樣，到處做出許多肉麻的醜態。